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 《红楼梦》副文本指误

陈述军

内容提要: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完成,用以对照的中文由出版社编辑提供。此书设计精美,庄重典雅,曾两次获国家级图书大奖,堪称《大中华文库》的精品之作,但也美中不足。本文从该书的护封、版权页、总序、前言、注释和插图等几个方面,说明该书副文本存在的错漏之处,并借此说明我国典籍外译走出去时在相关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

关键词: 大中华文库 汉英对照 红楼梦 副文本 错误

一、引言

1999年9月,外文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六卷本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其正文英译选用外文出版社原译文,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

妇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完成,只是将外文版中的威妥玛式拼音一律改成了现代汉语拼音,原来的介绍改为石昌渝的前言,原来的脚注改为卷末尾注,原来的彩色插图改为古装黑白单线图,其他文字内容一仍如旧。用以对照的中文来源不详,据笔者研究,应该是出版社编辑的百衲本。^①此书装帧精美,典雅庄重,曾两次获得国家级图书大奖。

“副文本”这一概念由法国文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指“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热奈特将副文本进一步分为两大次类型副文本,即边缘或书内副文本(peritext)和后或外副文本(epitext)。前者包括诸如作者姓名、书名(标题)、次标题、出版信息、前言、后记、致谢乃至扉页上的献词等;后者则包括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如作者针对该书进行的访谈,或由作者本人提供的日记等等。^②本文所探讨的副文本为边缘或书内副文本类型(peritext),主要包括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的护封、版权页、总序、前言、注释以及插图等部分。文章重点论述该版《红楼梦》上述副文本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借此说明我国典籍外译走出去时在相关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

二、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副文本的错误

(一) 护封与版权页存在的问题

该版《红楼梦》的护封设计古雅大方,向内折叠后护住封二的前勒口是汉英对照的简介。在汉语简介部分,最后一句是“本译本系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

夫妇所译,它是一部最接近原著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杨宪益毋庸置疑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但戴乃迭为英籍专家,严格说来不能称为“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不过,她一生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热爱中国,生前常常对来访的朋友或记者用中文说“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③这个称呼想必她会欣然接受。但杨译是“最接近原著的英文全译本”,这一说法有何证据?《红楼梦》目前有三个英文全译本,即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译本(学界简称霍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学界简称杨译本)和邦斯尔译本。邦斯尔译本由于未出版,一直鲜为人知,研究者更是寥寥。学界对《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比较研究,一般多限于霍译本和杨译本,并认为杨译偏重直译,相对而言更忠实。虽然也有人对这三个译本进行比较,但也仅限于局部的比较,至今尚未发现有人对三个译本的120回译文进行全面比较。三个译本各有千秋,都不乏赞美之词,固然有人说杨译“是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④,但有人说邦斯尔的译文“体例完整,规模浩大,文字严谨,紧扣原文”^⑤,还有人赞美霍译“是最出色的,在准确、想象力和创造力上都超过了其他本子”,“当之无愧是曹雪芹巨著的好伴侣”^⑥。其实各家之言都难免有主观或片面之嫌。况且,三个译本所据底本各不一样,杨译本主要依据有正本和庚辰本,霍译本主要是程乙本,邦斯尔译本主要依据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广益书局的版本,“最接近原著”云云更无从谈起。至于这句话的英译“The present translation, by China’s lead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team of Yang Xianyi and his wife Gladys Yang, is the version most complete and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本译本由中国重要的文学翻译组合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完成,是最完整、最忠实于原著的译本)”,未译出“著名翻译家”属于欠额翻译;将“全译本”译成“the version most complete

(最完整的译本)”属于误译;没有限定“英译本”更是错上加错。杨译在英文全译本中“最忠实”、“最完整”尚且不一定,又遑论与其他语言的全译本比较呢。

简介的英译部分首段末句存在语法错误 “The wide-ranging and meticulous structur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ogether with its literary merit in the form of exquisite language, make it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the epitome of the art of the classical novel in China.” 译文中,主语为“the structure”单数第三人称,“wide-ranging and meticulous”两个形容词作前置定语,“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是介词短语作后置定语,“together with its literary merit in the form of exquisite language”这个作状语的介词短语不影响前面主语的单复数,所以谓语动词“make”应改为单数“makes”。

第二段一处译文也不妥。原文说“《红楼梦》成书后流传极广,版本极多…”译文是“*As soon as it appeared it became widely popular, and soon went through several printings.*”(它一出现就广泛流传,很快得到了多次印刷)《红楼梦》具体成书时间不详,成书后并非很快得到印刷,最初几十年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到1791年才有萃文书屋排印的程甲本,次年又排印程乙本,后来有许多以程本为蓝本的印本。《红楼梦》版本众多,不仅有印刷本,还有抄本,现存十多种抄本和许多印本。据统计,《红楼梦》抄本和印刷本总计多达一百七十余种,且实际数量远不止此。^⑦这些都是红学的基本常识。所以,将“版本极多”译为“several printings(多次印刷)”是错误的,“several”也远不足以说明《红楼梦》版本之多。

该版《红楼梦》卷I的英文版权页下面,有第二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发行单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英文地址,分别是“78 Yin Pen South Road, Changsha

410006 ,Hunan , China”和“35 Chegongzhuang Xilu , Beijing 100044 , China”对应的中文应该是“中国 ,湖南长沙 ,银盆南路 78 号 ,邮政编码 410006”和“中国 ,北京 ,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笔者对其中的两个翻译细节不解:为什么“银盆南路”译为“Yin Pen South Road” ,而“车公庄西路”译为“Chegongzhuang Xilu”(外文出版社地址百万庄大街被译为“Baiwanzhuang Road”) ? 为什么“银盆”译为“Yin Pen” ,两个字的拼音要分开并各自大写开头 ,而“车公庄”却要译成“Chegongzhuang” ,合在一块? “南路”、“西路”为什么一个意译成“South Road” ,一个音译成“Xilu”? 这明显属于翻译处理不一致。

(二) 总序与“鸦片战争”的翻译

总序由文库工作委员会主任兼编辑委员会总编辑杨牧之执笔 ,主要是介绍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大中华文库》出版的目的与宗旨 ,其英译者不详。英译对中文总序而言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忠实翻译 ,而是改译或编译。原文中的许多词语在译文中省略了 ,例如地名“韶州”、人名“徐光启”、“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第 6 页)、“费米”(第 7 页) 等。许多句子也省去未译 ,如黑格尔说的一句话“中国有最完备的国史”(第 1 页) ;第 2 页第二段的倒数第二句话“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她的光辉照耀全世界。”第 5 页第四段的最后一句“还说‘城市里 ,很多地方立一石碑 ,高 10 肘 ,上面刻有各种疾病和药物 ,写明某种病用某种药医治。’”第 7 页第二段开头两句“大千世界 ,潮起潮落。云散云聚 ,万象更新。”等等。甚至有整个段落略去不译的 ,如第 5 至第 6 页关于当时中国京城的描述的一段话。还有一个大段落英译中位置作了重大调整 ,原文是第二部分的第六段 ,在英译中变成了第九段。另有两个段落(第二部分的第十二、十三段) 在译文中合并成了一段。杨

牧之的这篇文章富于文采,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翻译时,出于译文表达的需要和可读性考虑,进行较大的改动,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标榜为“汉英对照”,如果懂汉语的外国读者对照中文阅读,发现汉英文字大相径庭,是否会茫然不知所措?现在,大中华文库“由于采用英汉对照模式,不少国家的读者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文化之余学习中文的快捷途径。”^⑧对于那些想借助英译学习汉语的外国读者,这样的汉英对照是否会误导他们?笔者有一愚见:可否根据英译,将杨牧之的总序改写?文采可能会稍微逊色,但文字将更加简洁,而且汉英对照将会准确得多,也更加符合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身份标签”。

此外,总序译文中“鸦片战争”的两处英译不一致。第一处译文是“the Opium Wars”(第11页),原文在第二部分第三段“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又前赴后继,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文明成果。”(第3页)。第二处译文却是“the Opium War”(第15页),原文在第三部分第三段开头“鸦片战争终于催醒了中国人沉睡的迷梦,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一代精英林则徐、魏源迈出了威武雄壮的一步。”(第7页)笔者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历史名词“鸦片战争”,对应的英译一个是复数一个却是单数?细心的读者会不会无所适从?这到底是译者的疏忽还是出版社的大意?这一错误出现在所有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典籍的前面,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三) 前言及其译文

该版《红楼梦》的前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石昌渝先生撰写,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红楼梦》的内容、艺术成就、影响和主要版本以及对外译介,内容比较丰富和全面。笔者发现其中几处说法欠妥。

石教授在文中两处提到《红楼梦》的抄本。一处是：“《红楼梦》早期抄本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26页)，一处是“《红楼梦》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萃文书屋排印以前，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现存有多种抄本。这些抄本的书名均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有前八十回，而且各个抄本都有程度不同的残缺……”(第27页)这样的说法大可商榷。首先，这些抄本的书名并不是都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笔者手头《红楼梦》或《石头记》各个版本还算完备。前言中提到的九个重要版本，除“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外，“戚序本”名为《石头记》(至少笔者手头的“有正本”和“南图本”均名为《石头记》)，“舒序本”名为《红楼梦》，“蒙古王府本”名为《石头记》(书前有“石头记目录”，书页中缝题“石头记”三字)，“列宁格勒藏本”名为《石头记》，“甲辰本”名为《红楼梦》，仅有两回的“郑振铎藏本”则回前题“石头记第二十三回”和“石头记第二十四回”，而中缝每页俱书“红楼梦”三字。石文中未提及的版本“卞藏本”和“梦稿本”也都名为《红楼梦》。在这一点上，香港学者洪涛与笔者观点相同。^⑨其次，这些抄本“只有前八十回”的表述不当。只有前八十回或能够确定原书有八十回的抄本只有“戚序本”、“庚辰本”、“甲辰本”、“列宁格勒藏本”、“舒序本”、“己卯本”。其他版本或残缺太甚，无法弄清原书有多少回，如“甲戌本”残存十六回，“郑振铎藏本”仅存两回，“卞藏本”仅存十回；或不止八十回，如“蒙古王府本”和“梦稿本”均为一百二十回。其三，“各个抄本都有程度不同的残缺”也似乎不妥。许多早期抄本的确有不同程度的残缺，例如“庚辰本”内缺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列宁格勒藏本”内缺第五、六两回，“己卯本”残存四十三回，“舒序本”现存四十回。但是，“有正本”和“南图本”以及“甲辰

本”均有完整的80回,“蒙古王府本”和“梦稿本”有完整的120回,这些版本不能说“残缺”。^⑩另外,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早已于1992年恢复原名圣彼德堡,石文中所用旧称“列宁格勒藏本”(第30页)似乎也应与时俱进,改称“俄藏本”或“彼(藏)本”为好。为论述方便,笔者仍沿用石文所用名称。

在介绍“己卯本”时,石文说“此本原为董康所藏,现藏北京图书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第28页)笔者想指出两点。一、石文所说的“北京图书馆”建国以来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但1998年12月12日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以其对应英译不是“Beijing Library”而是“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第42—43页)。石文撰于1999年6月30日,却未及时更正,不能不说有点遗憾。二、“己卯本”残存43回(也就是石文所说的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分存两处,其中38回现藏国家图书馆,后发现的5回(即石文所说的第五十五回下半回至第五十九回上半回)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59年购藏。^⑪而中国历史博物馆又于2003年2月28日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所以石文“现藏北京图书馆”之说不妥。这一点可参看张庆善相关文字《己卯本》原本八十回,现存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其中第一至第二十回、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原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回,今存这两回系武裕庵按“乾隆间抄本”补抄^⑫)共三十八回藏国家图书馆;第五十五回后半回、第五十六回至五十八回、第五十九回前半回共三回又两个半回藏国家博物馆。^⑬

前言中称《红楼梦》的霍译本为“第一部英文全译本”(第31页),这一说法也欠妥。就笔者所知,《红楼梦》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由邦斯尔神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独自完

成,只是因故未能出版。^⑭霍译本只是第一个开始出版的全译本,五卷译本分别于1973年、1977年、1980年、1982年和1986年出版。杨译本是最先出齐的全译本,译本分三卷,1978年出版第一、二卷,1980年出版第三卷。

关于前言及其英译,洪涛曾经指出其中的“种种问题”,如“丁亥夏”误译为人名、“甲戌本”的“购藏”的翻译、“Shanghai”误排成“Shanshai”、“霍克斯”应该写成“霍克思”、霍译本译者不止一人、霍译本出版年份不是1974年而是1973年等^⑮,笔者不再重复,只做下面几点补充。

前言中称《红楼梦》翻译家 David Hawkes 为“霍克斯”,国内学人也多用此名,但实际上应该是“霍克思”。洪涛表示,自己亲自见过 Hawkes 的书信原件(有汉字签名),也看过 Hawkes 为他人作序时的文末签名(汉字),Hawkes 本人都是写上“霍克思”三字。^⑯笔者未曾见过 Hawkes 汉字签名的书信原件,但见过他为林以亮的《红楼梦西游记》所作序言中的汉字签名,正是“霍克思”三字。^⑰据 David Hawkes 在给林以亮的回信中说,“霍克思”这一名字是他1948年去北大读书前在牛津教他中文的老师为他起的。^⑱另外,香港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 David Hawkes 的《〈红楼梦〉英译笔记》所用中文名即是“霍克思”^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汉英对照霍译本使用的也是“霍克思”^⑳。汉英对照霍译本的校订者范圣宇多次咨询过 David Hawkes 并得到他的回复,范圣宇书中皆用“大卫·霍克思”^㉑。笔者希望,国内学者今后在论及 David Hawkes 时,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使用“霍克思”而不再是石文前言中的“霍克斯”。

前言中的“脂砚斋”一律被译成“Zhi Yanzhai”,这种译法让人误以为是一个姓脂名砚斋的人。而事实上,“脂砚斋”只是一个笔名,中国百家姓里也没有“脂”姓。

此外,前言英译还有几处因排版印刷疏漏产生的拼写错误,如第33页第二段第三行“youth fully”不该分开。

(四) 注释部分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该书英译注释部分发现一处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三卷第五十七回全回读完,笔者看不到译文中一个注释标识,但该卷末尾注释部分第1769页显示该回有4条注释,分别是:

1. Two ancient assassins who attempted to avenge their masters.
2. Line from a poem by Du Mu (803 – 852).
3. Confucius' disciple and son-in-law who was said to know the language of bird.
4. Yingying was the heroine of *The West Chamber*, and Hongniang was her maid. See Note 1 in Chapter 49.

笔者将这四条注释译成中文如下:

1. 古代两个试图为主人报仇的刺客。
2. 杜牧(803 – 852)的一句诗。
3. 孔子的弟子和女婿,据说通鸟语。
4. 莺莺是《西厢记》的女主人公,红娘为其女仆。参见第四十九回注释1。

该卷文末注释部分显示,从第五十八回至第六十回均无注释。但笔者在第五十八回正文英译中看到有三个注释序号,分别是“绿叶成荫子满枝”的译文“Green leaves make a shade and the boughs are filled with fruit”,标号1(第1697页),下文“公冶长”的译文“Gong Yechang”,标号2(第1697页),后文“把一个莺莺小姐,反弄成了拷打红娘”的译文“Miss Yingying has turned into Hongniang after a beating”,标号3(第1705页)。熟悉《红楼梦》文本又懂英语的读者应该可以判定,上述五十七回的注释1应该是第五十七回

末尾黛玉提到的荆轲、聂政的解释,而注释2、3、4其实分别对应第五十八回的注释1、2、3。比对《红楼梦》外文出版社英文版,可以证明此判断不谬。^②显然,出版社在第五十七回相应译文后没有标明有注释,却又把第五十八回的注释合并到第五十七回里去了。应该说,这属于比较严重的错误。

“《续琵琶记》”的译文“The Lute Player’s Return”是第五十四回的第10条注释(第1566—1567页),卷末注释文字是“By Cao Yin, Cao Xueqin’s grandfather”(第1769页),译成中文就是“由曹寅,即曹雪芹之祖父所作”。笔者不知道,这条注释证据何在?至今红学界尚无确切证据表明曹雪芹和曹寅之间的祖孙关系,连曹雪芹的父亲是谁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如果在原注释中加上“who is said to be(据说是)”或“who is believed by some scholars to be(有些学者认为是)”,可能更严谨。

(五) 插图存在的问题

负责外文版装帧设计的吴寿松回忆说“首先必须为英译本《红楼梦》精选一组具有高水平的插图。因为曹雪芹虽然以他细腻的文笔描写了18世纪中国封建贵族大家庭生活的各个侧面,对众多的人物形象、服饰道具、园林建筑以及日常习俗、婚丧喜庆等等无不刻画入微,但是对不熟悉中国当时生活背景的国外读者来说,还是不易引起具体形象的联想。只有插图以它造型艺术形象化的特点和功能才可以辅助读者的想象和理解,也会大大增进读者的阅读兴趣。”^③由此可见插图的重要性。

该版《红楼梦》共有插图56幅,全部为古装黑白单线图,单独一页置于相应回前。具体来源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毫无疑问全部直接选自古本中的插图。笔者发现,该版《红楼梦》插图与《增评绘图大观琐录》上的部分插图相同,

只是比后者稍微清晰些。在质量上,该版《红楼梦》插图固然给人一点古色古香的感觉,但颜色单一,许多画面呆板单调,远不能反映小说生动的内容和细腻的刻画,例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第1145页)、“芦雪亭争联即景诗”(第1407页)、“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第1507页)等,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插画中(第2915页)丝毫看不出奄奄一息的黛玉临终前的绝望和凄凉;有的画面模糊不清,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第163页)和“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第311页)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第623页)等少数插画更是粗劣不堪。

关于各卷插图分布,第一卷20回插图13幅,第二卷20回插图10幅,第三卷20回插图9幅,第四卷17回插图9幅,第五卷20回插图8幅,第六卷23回插图7幅。从这一组数字可以看出,该版《红楼梦》插图分布明显不均匀,尤其是第一卷插图偏多,略嫌集中,第六卷则插图太少,过于分散。而且各卷中插图分布也不均匀,有的插图之间相隔6回(如第六卷第一、二幅画之间),有的却连续4回均有插图(如第一卷后面的4幅)。

该版《红楼梦》每幅插图上均有题词,大多数为该回回目之一。笔者认为,这些题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题词与书中回目内容和正文内容不一致,例如:第三十回前插图题词为“椿龄画蔷痴及局外”,而回目为“龄官画蔷痴及局外”,文中女伶的名字也是“龄官”,缺乏红学版本知识的普通读者可能会纳闷“书中画蔷字的是龄官,怎么插图中变成了椿龄?椿龄是何许人?”再如第六十五回前插图题词为“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回目为“膏粱子惧内偷娶妾 淫奔女改行自择夫”,有的读者恐怕也会疑惑“贾二舍是谁?”即使推测到指贾琏,也不知道为什么用“贾二舍”来指代他,因为书中没有一处提到。二是题词或楷或行,或

隶或草,字体不一,而且由于都是繁体字,还有异体字(如第三十一回前插图题词“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中,“作”、“金”和“一”三个字均用异体字,见第857页),当今有一定素养的中国读者恐怕完全认识的也不多,更不用说外国读者了。

试想,国外英语读者面对有这种题词的插图将会如何茫然?这种插图又如何能够“以它造型艺术形象化的特点和功能”,“辅助读者的想象和理解”,从而“大大增进读者的阅读兴趣”呢?

当初,外文版编辑也考虑过用古装善本书中的单线图,来匹配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为此,装帧设计吴寿松和文字编辑汪祖棠多次到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室、北大图书馆等处查阅了大量旧版本《红楼梦》的插图,但均未物色到较为理想的现成插图,只好放弃。后来经人推荐,舍近求远,特约在上海的戴敦邦画插图。而戴敦邦为画好插图,到北京后,反复阅读原著和大量的考证文章,先后向周汝昌、吴世昌、启功、杨宪益、丁聪等老前辈请教对《红楼梦》插图新作的设想或建议,还参观了故宫、恭王府遗址、西郊曹雪芹故居以及北京的园林、宅院和寺庙,搜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在创作过程中,编辑和画家密切合作,一方面,画家领会编辑的意图;另一方面,编辑尊重画家,让画家充分发挥自己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②4}最终,经过从内容到形式的周密考虑,为三卷英译本共设计、描绘了36幅新颖别致的插图。所有插图均色彩鲜艳,形象鲜明,没有题词,也不放在回前,而是紧挨图画所表现的内容,既忠于原著的文字描写,也能表达出原著的精神。36幅插画每卷12幅,大体上分插均匀,既不过于集中,也不过于分散。后来,这些插图还曾多次在国外展出,并在国内单独成书出版。戴敦邦也因为这36幅插图而知名度不断上升,并成为风格独特

的“红楼画家”。吴寿松也因外文版的美术设计于1979年获第二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整体设计奖。^{②5}

值得指出的是,当年外文版之所以放弃使用古代《红楼梦》善本书中的古装单线图作插图,是因为他们发现,古善本的木刻单线图工艺水平较低,刻工较粗糙,加上古善本过于古旧,破损严重,用来制图效果肯定不佳,遂改为组织画家重新绘制。^{②6}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笔者纳闷的是,外文出版社在设计、选择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的插图时,何以抛弃自己当年成功的经验,反倒重新走上自己当年放弃的道路呢?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吃亏不讨好。难道是担心戴敦邦插图是当代画家作品、与《大中华文库》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宗旨和“身份”不相符?

三、结语

《大中华文库》列为国家“九五”、“十五”重点图书出版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应邀前往耶鲁大学演讲时,向耶鲁大学赠送了一批精心挑选的中国图书,《大中华文库》就在其中;前总理温家宝访问西班牙,向塞万提斯学院专门赠送了《大中华文库》;温家宝总理两次亲笔给《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写信,对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称《大中华文库》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有特殊意义。目前,随着《大中华文库》出版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国外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以及外国友人收藏的首选图书。^{②7}

《红楼梦》被公认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译也被公认为名家名译。据《中国外文局大事记 1999—2008》记载,由外文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这两家权威出版机构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曾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和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②。因此,汉英对照版《红楼梦》堪称大中华文库的精品之作。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屡获殊荣的优秀作品,“传递中国文化的名片”^③,甚至是中国的“国礼”和“国家名片”^④,其副文本却存在上述诸多不足、失误甚至错讹,如同人的脸面一般的护封前勒口居然也错漏百出,这实在令人遗憾,也令人怀疑其正文的质量进而怀疑整部书的质量乃至整个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的质量。据说,《大中华文库》严把质量关,每一部书稿必须经过出版社三审、中英文专家四审、文库编委会总编辑五审的程序才能出版^⑤。显然,该版《红楼梦》的审查不够细致和严格,副文本中有关《红楼梦》及其英译方面的细节问题看来没有请教红学专家和对《红楼梦》英译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这些文本的英译也没有权威人士把关。

正如外事无小事一样,典籍的外译肩负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代表了国家的形象,编辑出版整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红楼梦》副文本中涉及《红楼梦》及其翻译的文字,如果出版前多咨询红学家和相关学者,严格把关,相信这些错误会大大减少。推及其他典籍外译,则前言、序跋、注释、简介等副文本的内容及其翻译也应该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力求准确,无懈可击。校订工作也应反复认真地进行,确保无误。《大中华文库》将来在出版或再版中华典籍的汉外对照版时,我国典籍外译在“走出去”时,均应该从汉英对照版《红楼梦》中汲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

注释

- ① 曹雪芹、高鹗著 杨宪益、戴乃迭英译(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红楼梦》,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近期,笔者与外文出版社该书责任编辑电话联系,了解到两位译者并未参与该书正文汉语的编辑。
- ② 转引自肖丽《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第17页。
- ③ 见杨宪益主编《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杨苡《写在前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 ④ 吴世昌《宁荣两府“不过是个屠宰场而已”吗?——论《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版说明”》,《读书》1980年第2期,第79页。
- ⑤⑭ 王金波、王燕《被忽视的第一个〈红楼梦〉120回英文全译本——邦斯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文简介》,《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1辑,第206—207页、第201—202页。
- ⑥ 转引自范圣宇《〈红楼梦〉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 ⑦ 林冠夫《红楼梦版本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 ⑧⑭⑲⑳㉑ 马莹《〈大中华文库〉:传递中国文化的名片》,《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4月14日,第A01版。
- ⑨⑮⑯㉒ 洪涛《作为“国礼”的大中化文库本〈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1辑,第280—281页、第281—285页、第292页注释⑮、第269—270页。
- ⑩⑪ 杨传镛著,于鹏整理《红楼梦版本辨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2—3页。
- ⑫ 此处原文有误,将上双引号误置于“按”字之前,笔者引用时予以更正。

- ⑬ 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张庆善《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前言》，第 1—2 页。
- ⑰⑱ 林以亮《红楼梦西游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年版，霍克思序第 2 页、自序第 1 页。
- ⑲ 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 2000 年版。
- ⑳ 曹雪芹著，霍克思译，范圣宇版本校勘（汉英对照）《红楼梦》（卷 1—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 ㉑ 范圣宇《〈红楼梦〉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㉒ Tsao Xsueh-chin, Kao Ngo. Yang Hsien-yi, Gladys Yang (tran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Volume I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p288, p294, p295, p300.
- ㉓㉔ 吴寿松《〈红楼梦〉英译本整体设计琐谈》，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书刊对外宣传的理论与实践》，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8—609 页、第 609—610 页。
- ㉕㉖ 汪祖棠《〈红楼梦〉英译本出版始末》，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4、443 页。
- ㉗ 外文局大事记编辑部《中国外文局大事记（1999—2008）》，新世界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7 页。

（本文作者：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43002）